

# 平窑古树略记

○ 范墩子

树的主干在  
墙背后，树身发黑，  
疙疙瘩瘩，又粗又壮，  
到屋檐处，突然散成诸  
多长长的细枝，拢  
于半空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在县上某位领导的建议下，她花光积蓄，在古栎树跟前，重修了这座寺院。从此，她一直生活在此，无论雨雪，还是风霜，都再未离开。读一旁石碑，知原寺叫开泉寺，后被毁，明末清初时，永平肖家山的村民修复了寺院，便更名为肖家寺。老太太又是倒水，又是拿苹果给我吃，言毕了，才带我看树。她说她之所以要重修毁坏的寺院，之所以未离开这里，都是因为这棵树。女儿多次叫她下山，她都拒绝了。她现在所吃的水，是山崖下的泉水，在一地窖里，她自己往上担。那泉，距今也千年了。

树是栎树，老太太说是橡树，我觉得是榉树，但其实是一回事。树的主干在墙背后，树身发黑，疙疙瘩瘩，又粗又壮，到屋檐处，突然散成诸多长长的细枝，拢于半空。奇的是，那树根就盘在寺下面，于山崖的北边，突然分别伸出两条树根，圆圆的根上，又长了两棵大树，还不够奇吗？山崖四周，几乎都是栎树。渭北少有栎树，而这土崖上，竟因这棵橡栎，而成了一片栎林。老太太说，栎树是唐代时，开泉寺的僧人从辽东带回栽植的。她回院内后，我独自到树前，静默磕头，内心空空，只随着地上厚厚的栎叶，一同被大地吸收，被树根吸收。树偶遇多少生命，就偶遇多少热情。

进了古人沸腾的热血和闲散的步伐，也卷进了无数来来往过的过客故事。人生的许多时刻，不也正是被这样的“卡口”所定义么？一次关键的抉择，一道非此即彼的门槛，一场狭路相逢的遭遇——没有关口那样的仪式感，只是在进退维谷中，凭着本能跌撞过去，成则生，败则灭。卡口，它静静立在关口前，冷静地审视一切，问：你是谁？从哪来？到哪去？它不像关口那般宏大，却更细密，像水渠里的闸、血管里的瓣膜、程序里的权限；它确保秩序，也难免带来滞涩，是文明为了延续，为自己戴上的、略感不适的口罩。

的清香。我不由得想到，人的生命旅程中，起初总会是向上的、向前的、向外的，也总要有几次或几次的奋斗，然后再回归，回到起点，回到内省。这是一个人的必然的成长规律，也是人类共同的发展脉动。

譬如现在，城里的人想逃离，进山远离城市的喧嚣，甚至隐居终南山；山村的人想进城，拼命要多赚点钱，哪怕背井离乡。这样的现实足以说明，财富不是幸福的唯一指数。若更进一步说，我觉得高兴的日子挺好的：生活的恬淡与宁静，改变或者改善，只要是正当的，都理应被认同。即便我们离开时，高兴眼神里莫名地流露出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卑怯、局促、忧伤，但谁的人生十有八九是如意的呢。

高兴在核桃熟了的时候剥核桃，莲蓬干了的时候采莲子，一日三餐，读书练字，目光中更多展现着平静、善良，和邻居们嘘寒问暖，这样的日子寻常而心安。不像我们，过客一样地来去，还总在追问：山村到城市有多远？其实，仔细想想，放下物欲名利，或许我们才真正高兴得起来。

愿人人都像高兴一样，把生活过得高兴。

君入瓮”的温柔陷阱。位于它正前的箭楼森然壁立，密布的箭孔是蕴藏火力的死亡之卡。穿过箭楼门洞，就进入瓮城——这四方高墙的绝地，是真正的终极卡口，至此，来路已断，去门未开，进入此中者会立刻感受到瓮中捉鳖之窘。这层层卡口，用六道森严的生死玄关卡住各种各样的敌人，是古人防御思想的集中体现。

这些卡口，给时光打上了褶皱，卷

## 高兴

○ 高涛

匠、吊挂面、磨豆腐、摆油条摊，种种经历，条条道路，和万千的普通人一样，高兴为的是把日子活下去。只不过，年过半百时，高兴进了城，拾破烂、给人送煤，目的还是将生活过好一点。

后来，他没想到被作为原型写成小说《高兴》且名扬海内外。先是频繁做客国内电视节目，后热度降低，就开始舞文弄墨了起来。棣花古镇繁华热闹的时候，作家们前来观光朝圣的时候，高兴卖几本书《我和平凹》，再写写字，每幅不多不少收费一百元。五年过去了，再见高兴，他的生活状态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，主要还是当农民。我摸摸高兴同千万的平凡人一样，心中想的仍然是，高兴地过好每一天。高兴本人乐观、幽默，真实待人，认真做事，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从高兴家向外眺望远处的荷塘，碧绿的荷叶随风摇曳，似乎都闻到了扑面

影，而它依旧伫立原地，不言不语，目送我走向远方。我的喜乐与孤单，年少时所有无处安放的心绪，自始至终，都有这座大山默默承载。

年少时最爱独坐崖畔，与山对望。我望着层叠的山峦，山也像凝望着塬上的我。时日长久，我渐渐摸透了山的脾气，看山巅云聚云散，便知风雨将至。一旦浓云在峰顶聚拢，不消多时，濛濛雨雾便织成一片雨帘，自西向东缓缓漫卷而来。

雨丝先是拂过山腰，一路漫过田野、塬坡，终落至村口。先打湿那棵苍古的皂角树，苍老的枝干、浓密的绿叶尽数浸在水汽之中；继而雨珠洒落，院中的杏树、枣树、苹果树，门前的核桃

下堡子国槐。此树长在农家庭院，庭院狭小逼仄，早已荒弃，院内枯叶铺地。树身不高，粗干皆断，只有密匝匝的细枝罩实了天空。壮观的是根，像展开的扇面样半扣在地，中间空空荡荡，外表盖满青苔，四周发出许多粗枝，几乎占去庭院多半。因庭院封死，只好扒着围墙看。走时，遇一老汉，说到树以前的情况，也是万分激动。但说了半天，也未讲出什么重要信息，倒是对他的外地口音，我颇感兴趣，但我终究没敢问他的身世。

上堡子早柳。到上堡子，得下下堡子。两村离得近，下堡子在山脚，上堡子在半山。山圆周的，不高。早柳长在农家门前，微微倾斜，极高，树冠紧紧凑凑，往上聚拢，枝条甚密。走了几圈，我又去一旁看核桃树了，几位农户正在剥玉米。我们村核桃树很多，但都没这样大的。或在沟畔，或在农田，或在崖上，以前只知平遥核桃好吃，今日得见这些大树，分外惊喜。来看早柳，却偶遇许多近百年的核桃树，这是意外收获啊。

毛家山唐栎。树在肖家寺，寺在毛家山煤矿。进矿区，朝南行数百米，到山脚下，顺小路上山，就能抵达。从山底往上看，苍穹辽阔，万里乌云，天蓝得像绸缎那般丝滑透亮。城里住久了，简直不



墨耘·曾广闲专栏

## 西安古城墙（3）

○ 墨耘

护城河是入城的第一道卡，用深深的沟渠和幽幽水光劝退冒犯者。河上吊桥是连通与阻断的关卡，迎友阻敌，是一道可生可死的活卡。过了桥，便是闸楼，如悬在头顶的铡刀，冷酷威严。接下来是月城，形成一个弧形包围圈，是“请

再见高兴的时候，他正躬背躬身，坐在院子里，穿着灰旧的磨毛了边的秋衣，用夹子剥着树上刚摘下来的一小堆核桃。九月的阳光还挺灼人，但一进入院子，因核桃树的遮阴，阳光和煦了些，人也安静了下来。高兴莫名地高兴起来，随即站起来，高高的个子，温和地欢迎我们。

其实，五年前带着初来乍到的新鲜感，我们来过，聊过，还买了高兴几本签名的书。今天来，就平淡了些。墙壁上斑驳的油幕广告，已被风雨浸渍，被日月侵蚀，扑满了平常日子的气象。

来过的人和坐在书桌前的高兴叙叙旧，谈谈段子，说笑着。大家递支烟，相互点上，默默地抽着，也不大说什么话，或在心里幽幽地叹一句：“距上次来，都过了五年啦。”没来过的人，四处转转，看看旧院子。门楣上挂着串串的莲蓬，这或是高兴和平凹小时候一起，在门前的千亩荷塘里采摘的吧。

原先刚进门的时候，隔壁还有一个女人和高兴一起，家长里短地剥核桃。见我们来了，逗留了五分钟，不经意间径直离开了。这是高兴的原本的当前的日子。当过兵、复员后回到山村做泥瓦

## 嵯峨山

○ 杜媛

上松软的唐土一路奔冲。这土质地松散，脚步踏下去，半个身子便陷在黄土里，尘土飞扬，笑声也撒了一路。山静静立在西边，把这塬上孩童的天真与顽劣，一一收进苍茫的山色里。

寒来暑往，岁岁更迭。乔帽山就这么看着我，从一个懵懂稚童，慢慢成大姑娘。待到读大学，我终究要离开生养我的这片塬地。转身远行的那一刻，我留给大山一个渐渐远去的背

# 龙首文苑

手山

2026年6月17日 星期三 主编：赵命可  
责编：秋川 美编：庞红梅 校对：梅莹 金苗  
文化艺术网 / 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A06

文化艺术报

## 南 宫 山

○ 曹英元

南宫山有三奇，即天象奇观、地质奇迹和人文奇妙。之前总认为，三奇之中的地质奇迹有些单薄，好像数来数去也就莲花盆、三炷香、海螺石等为数不多的几处景观。直到此次作协采风去了趟东石林，方知自己是坐井观天、管中窥豹。

当四月的风裹着南宫山特有的韵味，顺着东坡层叠的山脊往上爬

的时候，我正蹒跚在东石林入口的石阶上。因上午登了金顶，此时又逢陡峻下坡路，腿有些发软，只好扶住身旁一方斜斜探出来的岩石。这里是4亿年前火山喷发地貌最完整的遗存，脚边的步道就嵌在火山岩壁之间。

凝目环视，整片石林依山就势铺展而下，灰白、浅灰、青灰的岩石层层叠叠，更有数不清的小巧山峰簇拥在一起，或立或卧、或峭或缓、或将行或欲止，被风雕琢出似人似佛、如兽如禽等千奇百怪的轮廓。

移步往下，先遇惊魂关。两面数十米高的光滑巨石夹峙，形成宽一米有余、长六七米的通道，两石之间慵懒地斜卧着一石，天成一道石门，石门一头高、一头低，两头的石壁平滑，均无承载斜卧巨石的突起或凹槽，给人一种随时都会掉下来的感觉，由此向下走，可谓步步惊魂。

在惊魂关受了惊，自有小西天来安慰。这是一处绝美的石景，数十块高低不同、大小各异、形态迥然的石峰聚合在一起……斯时，阳光恰好穿透云层，给每个石峰都镶上了一层金边，像极了《西游记》中的西天灵山图景。

再往下，依次走过大王雄峰、众仙聚会的聚仙台和石柱众多的众仙迎宾石，就到了朝天门。朝天门两边石壁光滑如镜，中有一数十米的天然通道，非常陡峭，坡度近八十度，有点华山神逸崖的味道。

杨杜村卧在东塬之上，向西望去，嵯峨山便横亘在天地之间。这山官名嵯峨山，在渭北塬区代代乡民口中，只唤作乔帽山。千百年里，它就这么默默地立着，肩承日月，俯瞰川道，也守着一代又一代塬上人家的寻常岁月。

从我落地啼哭开始，这座大山就成了最长久的看客。它看着我在土院里牙牙学语，踩着松软的黄土蹒跚挪步；看着小小年纪的我梳着羊角辫，鼻下总挂着一缕鼻涕，在风里跑来跑去。家门口那棵百年皂角树，枝丫横斜，树身天然成了桌椅模样，我整日在树上爬上溜下，三餐也常常端着粗瓷碗坐在树身上，就着山风吸溜热面条。这一幕幕细碎光景，都落在乔帽山沉静的目光里。

行至不远，有一天生桥，一块条形火山石南北横卧在两根细小的石柱之上，如长虹卧波般在薄岚中沉浮着，中有一孔洞若隐若现。走得近了，方知这孔洞是必经之路，低头而过蓦然回首，这石这洞便成了一座桥的模样。

桥下不远，又有三洞相连，自上而下蜿蜒曲折，洞皆很矮，亦很狭，还藏有很多嶙峋怪

石，形态迥异、独有乾坤。前面三座高低错落的石峰挨得极近，中间的稍高些，顶部斜生着一丛树木，像古人束发的玉簪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仿佛正和身旁两个兄弟侃侃而谈；左侧的石峰略矮，侧身而立，岩面一道天然的斜纹像垂落的衣袖，分明是在侧身倾听；右侧的柱峰顶部圆润，头稍低，像正在微微点头附和。

山风卷着云影拂过岩面，峰回路转间开始上行。老远就见一石，如正欲抬头观天的鳄鱼。可步移景就换，从下绕过此石，石头还是那方石头，模样却变了。鳄鱼头变成了一只巨鼠，眼睛滴溜溜地乱转似在窥探，有逃跑之势。后面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，原来这巨鼠已然成了精，唐僧师徒是降妖除魔来了！

都说东林林的石头“七分天成，三分想象”，一路还有铜墙铁壁、红崖岩、石破天惊、仙桃崖、鸡冠石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怪石，他们各有各的形态、各有各的意趣。

在瓦口关小憩，正值夕阳西下，清风习习。那一刻忽然有些恍惚：这漫山的奇石啊，竟像万尊佛陀端坐在云海里参禅，连风掠过岩缝的声响，都像极了隐隐的梵唱。

他们就日复一日地守在那里，守着这漫山的云，守着满山的树，守着千百年的故事，守着每一个来山里的人——为他们祈祷、为他们聚福！

塬上的日子，跟着节气一步步往前走，山也一日日陪着我长大。它看见我背着五角星书包走向村口的小学，看见我赶着羊群游走在塬坡沟壑之间，看见我蹲在清河边浣洗衣裳。农忙时节，它望着我爬上塬梁拾绿豆；三伏天里，塬上麦浪翻涌，我弯腰割麦的身影，在山的视野里起起伏伏；待到秋霜落遍野，河里的玉米成熟，我挥臂掰玉米的模样，亦不曾逃过它的凝望。

闲时的玩乐，是黄土塬上孩子独有的快活。我挽起裤脚踏进清河，在浅水湾里摸索着捉螃蟹；冬日大雪封塬，满村孩童聚在院落里，在雪地里追逐嬉闹。夏收高高的麦垛堆在场边，我们一次次从垛顶纵身跃下，而后顺着塬